



国学大讲堂

【孟子导读】



杨伯峻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孟子导读】



国学大讲堂

杨伯峻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导读 / 杨伯峻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8.1

(国学大讲堂)

ISBN 978-7-5078-2861-0

I. 孟... II. 杨... III. ①儒家 ②孟子-注释 IV. B22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1122号

## 孟子导读

著 者	杨伯峻
责任编辑	马振奎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163 千字
印 张	13.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2861-0 / B · 56
定 价	22.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前 言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势不可挡。但当西风拂面之时，媚外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好莱坞大片被热捧，屈原、司马迁蜗居墙隅。莘莘学子们的托福、GRE高

分令命题者咋舌，而浅显的文言文却译得啼笑皆非。长期以来忽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恶果日益显露。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学习国学必先学习元典。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元典。所谓元典，指较早产生并对本民族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元典是一种文化开始独立存在的标志，它塑造了该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华元典大多出现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因为时代久远，这些先秦典籍大多文字古奥，令人望而生畏；无法探幽致远，自然谈不上反思和扬弃。为此，我们决定首先出版《中华元典导读书系》，作为这套“大讲堂”丛书的第一辑。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长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他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阐释，广大读者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由于编辑时间相对仓促，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7年11月

# 目 录

导 言 .....	1
梁惠王篇上下 .....	33
孟子见梁惠王章 .....	33
梁惠王尽心于国章 .....	36
寡人愿安承教章 .....	42
晋国天下莫强焉章 .....	44
孟子见梁襄王章 .....	47
齐桓晋文之事章 .....	49
庄暴见孟子章 .....	61
文王之囿章 .....	63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章 .....	64
王之臣托其妻子章 .....	68
所谓故国章 .....	69
汤放桀章 .....	71
为巨室章 .....	72

齐人伐燕胜之章 .....	73
齐人伐燕取之章 .....	74
邹与鲁哄章 .....	76
<b>公孙丑篇上下</b> .....	79
夫子当路于齐章 .....	79
夫子加齐之卿相章 .....	83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	93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章 .....	95
孟子将朝王章 .....	96
孟子之平陆章 .....	100
沈同以其私问章 .....	101
燕人畔章 .....	103
孟子致为臣而归章 .....	105
孟子去齐章 .....	107
<b>滕文公篇上下</b> .....	111
滕文公问为国章 .....	111
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	115
不见诸侯章 .....	123
公孙衍张仪章 .....	125
彭更问曰章 .....	127
孟子谓戴不胜章 .....	129
戴盈之曰章 .....	130
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 .....	131



陈仲子廉士章	134
<b>离娄篇上下</b>	137
自暴自弃章	137
君之视臣章	138
中也养不中章	139
深造之以道章	140
仲尼亟称于水章	141
天下之言性章	142
齐人一妻一妾章	143
<b>万章篇上下</b>	145
娶妻如之何章	145
咸丘蒙问曰章	148
尧以天下与舜章	151
至于禹而德衰章	153
百里奚自鬻章	156
伯夷伊尹章	157
一乡之善士章	160
齐宣王问卿章	161
<b>告子篇上下</b>	163
性犹湍水章	163
性无善无不善章	164
富岁子弟多赖章	166

牛山之木章 .....	168
无或乎王之不智章 .....	169
鱼我所欲章 .....	171
仁之胜不仁章 .....	173
五霸者章 .....	173
鲁欲使慎子章 .....	176
今之事君者章 .....	178
二十而取一章 .....	179
鲁欲使乐正子章 .....	180
舜发于畎亩章 .....	182
尽心篇上下 .....	185
孟子谓宋勾践章 .....	185
佚道使民章 .....	186
良能良知章 .....	186
易其田畴章 .....	187
孔子登东山章 .....	188
有为者章 .....	189
孟子自范之齐章 .....	189
不仁哉梁惠王章 .....	190
尽信书章 .....	191
民为贵章 .....	192
贤者以其昭昭章 .....	193
山径之蹊章 .....	193
诸侯之宝三章 .....	194

孟子之滕章 .....	194
养心莫善于章 .....	195
孔子在陈章 .....	196
由尧舜至于汤章 .....	199

# 导 言

## 一

孟子自己说：“歌诵他的诗，研读他的书，不了解他的为人，行吗？所以要讨论这人所处的时代。”<sup>①</sup>这话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要研究《孟子》，不但要了解孟子的为人和学说，更要把孟子放在他那个时代来研究。

关于孟子本人的有关资料传下来的不多，最可凭信的是《孟子》本书，其次便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然而《孟子》一书，不比《论语》。《论语》记载孔子言貌起居较为详悉，而且又有《春秋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以及《国语》等书；《史记》还有《孔子世家》，不但记载着孔子本人，而且先叙述他的家世，后又叙述他的子孙。孟子在这方面便大大不如孔子。

《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名轲，这从《孟子·万章下》答复北宫绮“轲也尝闻其略也”这句话得到证实。他是邹国人，邹国就是春秋时的邾国，在今山东省邹县南，离鲁国都城、孔子家乡曲阜不远，所以孟子自己说，他家乡靠圣人（孔子）的住所近得厉害。<sup>②</sup>关于他父母，我们却无所知。《春秋演孔图》和《阙里志》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母亲娘家姓仇（zhǒng），都是无稽之谈。古人最重表字，“士”以上的人一到二十岁，便给他取个字，以后便不称名而称字。

可是《史记》却不载孟轲的字，后汉赵岐作《孟子题辞》也说：“字则未闻也。”三国魏徐幹（“幹”今简笔作“干”，我认为人名似不宜用简笔字）的《中论序》也说孟子的字没有传下来。而和徐幹几乎同时又喜欢作伪的王肃在其所作的《圣证论》说孟子字“子车”，晋人傅玄作《傅子》却又说字“子舆”。为什么西汉大史学家、东汉孟子专家所不知道的，王肃、傅玄却能知道？而且各说又不相同呢？可见这是他们自己编造的。

西汉韩婴作《韩诗外传》有三条关于孟子母亲的故事，一是以刀断裂所织布来警告孟子，二是买东邻所宰杀的猪肉表示不欺，三是孟母使孟子不敢去妇。<sup>③</sup>西汉末的刘向《列女传》又有孟母三迁和去齐的故事。<sup>④</sup>这些故事，不必论其根据，总之表明一点：孟子父亲早死，得力于母教。用《孟子》本书来证明，足以深信。据《孟子·梁惠王下》，鲁平公宠幸小臣臧仓说“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历来注家都认为前丧是孟子丧父，后丧是孟子丧母。丧母时，孟子在齐国做官，俸禄多，因此盛殓孟母的棺木极美，连他的学生都以为太过分了。<sup>⑤</sup>

孟子生卒年月也不能肯定，古今考证这事的书和文字很多，但多凭据猜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我们也难相信谁的。从各家推论中，比较可信的，最早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390年），元代程复心《孟子年谱》等书都说他“寿八十四岁”，<sup>⑥</sup>如果可信，则死于周赧王十年（公元前305年）。孟子活得久是可能的。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下距孟子之生接近一百年，孟子晚年曾说：“从孔子以来到今天百多年了。”<sup>⑦</sup>孟子上学之年，不但孔门弟子都已逝世，就是再传弟子也未必存在很有学问和名声的。孔子儿子伯鱼（名鲤）死在孔子前，孙子子思自然在孔子在时已经呱呱坠地。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说子思年六十二，那子思死时，孟子还没有出生。司马迁在《孟荀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或者可信。但这

为孟子师的却未必是很有学问而又有名气的人，因此孟子只得说：“我没有能够做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人学习来的。”<sup>⑧</sup>

从《孟子》一书来看，孟子曾游齐，可能和齐威王相见，但《孟子》书不载齐威王，我们只能存而不论。他到过宋国，劝宋国之臣戴不胜多推荐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才能使宋王为善。<sup>⑨</sup>滕文公在做太子时，到楚国去，经过宋国，曾和孟子相见。<sup>⑩</sup>滕文公的父亲定公死了，文公派臣子然友向孟子请教，这时孟子已回到老家邹国。邹国和鲁国交战，邹穆公请教孟子，或者也是孟子在家乡时候。<sup>⑪</sup>孟子曾去滕国，和滕文公有几次问答。<sup>⑫</sup>也曾到过鲁国，他的学生乐正克说服鲁平公先去看孟子，却被臧仓破坏了。<sup>⑬</sup>孟子游魏，这时已是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市）之后，所以也称梁惠王，交谈几次，孟子的言论被惠王认为不合时宜。<sup>⑭</sup>不久梁惠王也死了，他儿子襄王继位，孟子一见，非常厌恶，马上把他的印象告诉别人。大概此时由梁又到齐国。这时齐宣王已继承威王而做齐王，孟子同他谈了不少话。<sup>⑮</sup>可是终于不得实行他的主张，虽然做过大官，可能居于卿相之位，而且宣王还想给孟子以房屋和一万钟粮食的待遇，孟子不接受（《公孙丑下》第十章）。当时孟子所游诸国，最能有所作为的是齐国，孟子自己也说过，“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sup>⑯</sup>但在齐国又不能实行他的主张，而且年岁也大了，因而不再出游，可能如《孟荀列传》所说的，“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 二

关于《孟子》这部书，究竟是不是孟子自己的著作，古今有三种主张。第一种完全肯定出于孟子手笔。这派人物首先是注《孟子》的赵岐，他说，孟子既不能帮助尧舜那样的圣主使人民享受太平之乐，

又不能发扬夏、商、周三代好的风气，因以不能垂名后代为可耻，于是集平生政论，又自撰合于道义的议论，作了七篇《孟子》。<sup>⑧</sup>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也说，《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叙成书，所以书名《论语》，而不名“孔子”。《孟子》是他自著，犹如《荀子》是荀况自著，所以书名《孟子》、《荀子》。<sup>⑨</sup>宋人朱熹也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还说：“观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辑可就。”但朱熹仍有调停之论。他说：“然其间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亦恐是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sup>⑩</sup>这并不否定孟子自著，但承认其中杂有孟子门徒笔墨，孟子曾加以“删定”。其后元人金履祥、明人郝敬的看法都和朱熹相同。清初阎若璩进一步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孔子）容貌甚悉。七篇（《孟子》）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sup>⑪</sup>魏源同样地说：“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者不类，当为手著无疑。”<sup>⑫</sup>这派可说是孟子自著派。

第二派就和第一派主张正相反，他们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门下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所记述。最初发表这种议论的是唐代韩愈和张籍，<sup>⑬</sup>附和这种主张的有唐人林慎思和宋人苏辙。<sup>⑭</sup>可惜他们都没有举出具体佐证来。唯有宋人晁公武说：“按此书（《孟子》）韩愈以为弟子所会集，非轲自作。今考其书，则知愈之言非妄也。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sup>⑮</sup>清人崔述在其所作《孟子事实录》中又补充地说：“《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于事理未合。果孟子自著，不应疏

略如是。”又说：“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这是一派，可说是《孟子》书为孟轲死后其学生所编定派。

另有第三种主张，即司马迁所说的“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这几句话，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孟子》一书，虽然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轲自己，而且基本上是在孟轲生前完成的。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体会。他说：“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丘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但我认为魏源这话固有见地，但和他别的议论主张《孟子》书不是自著比起来，仍然未达一间。下文我将谈到。这一派可说是《孟子》为师生合著派。

以上三派，虽然各有其理，但符合于历史客观事实的当然只有一种。我认为，司马迁的话是可信的。他所处的时代较早，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多而且确实；加以验以《孟子》本书，考之孟子生卒，尤其第二种主张所持的理由都是可以驳斥的。至于那第一种主张和第三种主张很相近，不过一派主张完全由孟轲手著，一派认为掺有学生笔墨，并不排斥大半出于孟子之意。赵岐明明说“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则七篇之中自有弟子的记录。朱熹虽然主张为孟子一手著成，但也曾举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而说“亦恐是其徒所记”。第二种主张所持不过三项理由，一项理由是“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果孟子自著，不应



疏略如是。”这实在不值一驳。孟子即使是“亚圣”，也不能肯定他所写所写的每字每句都非常正确。何况“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这话不过借以说明禹治水的功绩。正确的地理知识具备与否，上古所谓圣贤，似乎不曾给以高度重视。“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也不过借以说明伊尹一心为人民，“何事非君”（《公孙丑上》第二章）的思想罢了。孔子屡次说到齐桓公、晋文公，并且曾加比较而评论（见《论语·宪问》第十五章），而孟子却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孟子有时是用巧辩术战胜对方的。二项理由是，“果孟子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这一点，上引魏源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孟子》既是万章、公孙丑之徒“亲承口授而笔之书”，那么，称其师为“孟子”，称其同门为“乐正子”“屋庐子”，何尝不可？况且，“子”字的用法，在春秋和战国间，固然同是男子之美称，在春秋和战国略有不同。试用《论语》和《孟子》比较，在《论语》中，学生可以当面称孔子叫“子”，如《论语·公冶长》第二十六章，子路对孔子说：“愿闻子之志。”而在《孟子》中，孟子称学生为“子”，如《孟子·离娄上》第二十四章，孟子对乐正子说：“子亦来见我乎？”“子来几日矣？”学生对孟子，不称“先生”，便称“夫子”；乐正子对孟子说：“先生何为出此言也？”又《公孙丑上》第九章，“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这就是说，“子”作为对称代词，在春秋时代，相当于今天的“您”；而在战国时代，只相当今天的“你”。由此可以解释，《论语》中的有子、曾子，或者是曾参的学生称其师叫曾子，或者是孔子死后，孔门弟子因为有若像孔子，想用恭敬孔子的礼节对待有若（见《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因此偶然称他为“有子”。到孟子时代，同门可以互称为“子”，孔子学生以颜回为第一名，最突出，还没有被称为“子”，便足以知道此中消息了。明白